

# 立法會

##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986/12-13號文件  
(此份逐字紀錄本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LC Paper No. CB(2)986/12-13  
(This verbatim record has been se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至4時06分舉行的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pecial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on Friday, 22 March 2013, from 2:30 pm to 4:06 pm

檔號 Ref : CB2/H/5/12

### 出席委員 Members present:

梁君彥議員, GBS, JP  
(內務委員會主席)  
湯家驊議員, SC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耀忠議員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李國麟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GBS, JP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SBS, JP  
陳克勤議員, JP  
陳健波議員, BBS, JP  
梁美芬議員, JP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Chairman)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Deputy Chairman)  
Hon LEE Cheuk-yan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CHAN Kam-lam, SBS, JP  
Hon LEUNG Yiu-chung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Hon TAM Yiu-chung, GBS,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Hon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Hon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Hon WONG Kwok-hing, MH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Hon Cyd HO Sau-lan  
Hon Starry LEE Wai-king, JP  
Dr Hon LAM Tai-fai, SBS, JP  
Hon CHAN Hak-kan, JP  
Hon CHAN Kin-por, BBS,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JP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謝偉俊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BBS, JP  
田北俊議員, GBS, JP  
吳亮星議員, SBS, JP  
何俊賢議員  
易志明議員  
胡志偉議員, MH  
姚思榮議員  
范國威議員  
馬逢國議員, SBS, JP  
莫乃光議員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鑾議員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麥美娟議員, JP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強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華峰議員, JP  
張超雄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碧雲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JP  
廖長江議員, JP  
潘兆平議員, BBS, MH  
鄧家彪議員

Dr Hon LEUNG Ka-lau  
Hon CHEUNG Kwok-che  
Hon WONG Kwok-kin, BBS  
Hon IP Kwok-him, GBS, JP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 GBS, JP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Hon Alan LEONG Kah-kit, SC  
Hon LEUNG Kwok-hung  
Hon Albert CHAN Wai-yip  
Hon WONG Yuk-man  
Hon Claudia MO  
Hon Michael TIEN Puk-sun, BBS, JP  
Hon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Hon NG Leung-sing, SBS, JP  
Hon Steven HO Chun-yin  
Hon Frankie YICK Chi-ming  
Hon WU Chi-wai, MH  
Hon YIU Si-wing  
Hon Gary FAN Kwok-wai  
Hon MA Fung-kwok, SBS, JP  
Hon Charles Peter MOK  
Hon CHAN Chi-chuen  
Hon CHAN Han-pan  
Dr Hon Kenneth CHAN Ka-lok  
Hon CHAN Yuen-han, SBS, JP  
Hon LEUNG Che-cheung, BBS, MH, JP  
Hon Kenneth LEUNG  
Hon Alice MAK Mei-kuen, JP  
Dr Hon KWOK Ka-ki  
Hon KWOK Wai-keung  
Hon Dennis KWOK  
Hon Christopher CHEUNG Wah-fung, JP  
Dr Hon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Hon SIN Chung-kai, SBS, JP  
Dr Hon Helena WONG Pik-wan  
Hon IP Kin-yuen  
Dr Hon Elizabeth QUAT, JP  
Hon Martin LIAO Cheung-kong, JP  
Hon POON Siu-ping, BBS, MH  
Hon TANG Ka-piu

蔣麗芸議員, JP  
盧偉國議員, B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鍾樹根議員,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Dr Hon CHIANG Lai-wan, JP  
Ir Dr Hon LO Wai-kwok, BBS, MH, JP  
Hon CHUNG Kwok-pan  
Hon Christopher CHUNG Shu-kun, BBS,  
MH, JP  
Hon Tony TSE Wai-chuen

**缺席委員 Members absent:**

何俊仁議員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黃定光議員, SBS, JP

Hon Albert HO Chun-yan  
Dr Hon LAU Wong-fat, GBM, GBS, JP  
Hon WONG Ting-kwong, SBS, JP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戴燕萍小姐  
內務委員會秘書

Miss Flora TAI  
Clerk to the House Committee

**出席公職人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政務司司長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勞工及福利局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譚贛蘭女士, JP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Miss Annie TAM Kam-lan, JP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社會福利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聶德權先生, JP  
社會福利署署長

Mr Patrick NIP Tak-kuen, JP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  
行政署

Administration Wing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s Office

蔡潔如女士, JP  
行政署長

Ms Kitty CHOI, JP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何珮玲女士  
副行政署長(特別職務)

Ms Doris HO Pui-ling  
Deputy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Special  
Duties)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Economic Analysis and Business Facilitation  
Unit

陳李藹倫女士, JP  
政府經濟顧問

Mrs Helen CHAN, JP  
Government Economist

民政事務局

Home Affairs Bureau

劉理茵女士  
首席助理秘書長(關愛基金)

Ms Candy LAU Li-yan  
Principal Assistant Secretary (Community  
Care Fund)

**列席職員 Staff in attendance:**

馬耀添先生, JP  
法律顧問

Mr Jimmy MA, JP  
Legal Adviser

余蕙文女士  
總議會秘書(2)6

Ms Amy YU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2)6

蘇淑筠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2)2

Miss Josephine SO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2

陳永賢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2)6

Mr Jove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6

禰懷寶博士  
研究主任2

Dr Yuki HUEN  
Research Officer 2

張慧敏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2)3

Ms Anna CHEUNG  
Senior Legislative Assistant (2)3

簡俊豪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2)7

Mr Arthur KAN  
Legislative Assistant (2)7

**主席：**在我邀請政府代表進入會議室之前，我提醒同事，內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會在下午4時結束，然後第二十次例會會在特別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

請同事邀請政府當局的代表進入會議室。

我亦想說說，我在星期一與政務司司長會面時，司長表示，在今次的特別會議上，除了交代扶貧委員會和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工作之外，她亦會闡述當局擬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的原因和落實的安排，此外，她亦樂意聽取議員對來年施政報告安排的意見。

我亦提醒同事，有意發問的議員應按下"要求發言"按鈕。在決定議員的提問次序方面，我會參考議員在先前的特別會議上的提問次數、議員的政治黨派和議員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的先後次序。我亦希望同事的提問盡量精簡，建議每次發問及作答的時間以5分鐘為限。

我亦提醒議員，一如過往，今次特別會議的會議過程將會予以逐字記錄。秘書處已向議員發出以下3份文件：政府當局為簡報扶貧委員會和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工作進度而提交的文件，編號是立法會CB(2)845/12-13(01)號文件；第二份是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關扶貧的背景資料簡介，編號是立法會CB(2)826/12-13號文件；以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就"香港的人口政策"擬備的資料摘要，編號是立法會IN04/12-13號文件。

首先歡迎政務司司長和其他政府代表出席會議。我將時間交給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我和我的同事今天主要向各位議員匯報兩項工作，一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另一個是扶貧委員會。關於兩個委員會的具體工作情況，在送交議員的討論文件中已有詳細交代，在此我不再重複，但想跟大家說幾個重點。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是在去年12月底重組。今次重組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除了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並由主要局長擔任成員外，亦委任了一些專家學者加入。我們召開了兩次會議，已經率先檢視了最新有關未來30年的人口推算數據，這些數據顯示，香港社會將加速老齡化，勞動人口在2018年，即現時起至5年後會開始下降，勞動力不足是我們面對的急切問題。勞動

力不足不但令經濟難以維持昔日每年平均約4.5%的實質增長，亦會進一步收窄薪俸稅的稅基，減低稅收，局限了我們日後處理因社會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和其他民生議題的財政空間。因此，委員會認為全面檢討人口政策已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初步同意從三大方向入手。

首先，我們要從自身的人口做起，就業機會必須優先給予香港居民，考慮鼓勵更多婦女、年青人和長者投入職場，以及引入彈性聘用和退休安排以延長勞動人口的工作年期。長遠而言，也要鼓勵結婚和生育。

第二方面，我們可考慮利用香港以外的來源，例如鼓勵已定居內地和海外的港人回流香港，補足本地勞動力。此外，我們也要支援長者為迎接晚年，作更好準備。這涉及教育市民及早為退休財務安排作出規劃、創造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等。我們計劃在今年9月舉行公眾諮詢，或我們稱為公眾參與的工作，除讓市民大眾認識問題的迫切性外，也邀請大家就如何解決未來的人口挑戰發表意見，作為委員會下一步制訂具體建議的基礎。

至於扶貧委員會方面，於去年年底亦重新成立了。委員會轄下有6個專責小組，他們都很努力開展工作，希望盡快做出成績。扶貧委員會今年的工作重點是制訂貧窮線。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在剛過去的星期一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工作進度基本上理想。我們有信心可以在今年內完成制訂貧窮線的工作。

正如我以前曾說，貧窮線的制訂本身並不是一項扶貧措施，它只是一項工具，讓我們長期監察香港的貧窮情況，並透過對處於貧窮線以下的家庭及其成員的特徵的分析，制訂具針對性的扶貧措施，並且量化這些政策措施的成效。扶貧委員會建議採用相對貧窮的概念，代表香港將永遠都有貧窮戶，要完全消滅貧窮，不是一個現實的想法，但本屆政府願意很務實地去解決貧窮這問題。

專責小組的主席和副主席，即我本人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昨日出席了社聯舉辦的座談會，與不同的團體和人士直接對話，聽取他們對於如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意見。至於在退休保障方面，我們亦知道不應該迴避這問題，所以專責小組在本星期一的會議上亦同意邀請周永新教授，領導一個研究的團隊，就退休保障這個重要課題進行研究，估計研究需時約一年。

另外5個專責小組，即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社會參與專責小組、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以及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亦已積極展開工作，努力在各自的範疇制訂和策劃具體建議。我們在文件中已詳細介紹其工作進度。

最後，我想說說今年財政預算案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的建議。首先，我很感謝財政司司長的建議，讓我們可以加大力度推展扶貧工作。在過去幾個星期，我跟不同的議員探討過這問題，亦向公眾介紹過這筆龐大的注資基本上有三大用途——

第一，向未能受惠於財政預算案的紓困措施的人士，即我們俗稱的"N無人士"，提供援助；

第二，強化基金補漏拾遺的功能，推出更多具針對性的援助項目和先導計劃。大家從報章應該得知，關愛基金正構想一、兩項比較創新的先導計劃；及

第三，延續關愛基金推行中具成效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即時納入政府恆常資助的項目，讓受眾可以無間斷地繼續接受關愛基金的援助。

要保持關愛基金的靈活性，我們認為應保留現時由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建議基金項目並由扶貧委員會作出審批的運作模式。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已運作了兩年多，期間推出了18個項目，加上該專責小組和扶貧委員會都涵蓋了不同界別的人士，而扶貧委員會當中亦有4名立法會議員，完全有能力做好把關工作，有效地監察基金的項目。為加強基金透明度，我們十分願意再做些工夫，例如定期每半年向內務委員會轄下的扶貧小組委員會匯報基金項目的進度。今日在會議上議員有其他的建議，我都會很認真聆聽和考慮。

主席，以上是我就政府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及人口政策制訂的簡報。較早時，我從內務委員會主席得悉，議員就今年施政報告的公布時間、政策局局長就施政報告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等事宜的安排表示關注，所以今日趁我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我很樂意聆聽議員對這個議題的意見及回應議員的提問。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司長。每人有5分鐘，郭偉強議員，下一位是葉國謙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可否說說你如何決定議員的提問次序？

**主席**：我剛才已經說過，與過往的做法一模一樣，就是根據議員按下"發言按鈕"的先後次序，並會考慮議員所屬的黨派和先前的提問次數。郭偉強議員。

**郭偉強議員**：多謝主席。剛才司長開宗明義說處理人口問題的三大方面，是以本地勞動力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然而，翻看文件的附件二，很明顯是有輕重之分："善用現有人口和勞動力"只涵蓋4點，但"利用香港以外的來源補足本地勞動力"卻涵蓋6點，究竟這與司長所說的是否脛合？既然要以本地勞動力優先解決人手問題，為何"善用現有人口和勞動力"的段落只有草草4點呢？

此外，文件第5(b)段最後一句載述："協助新來港人士和少數族裔融入社區；因應未來的經濟情況考慮目前輸入專才和勞工計劃是否切合香港的需要"；為何由原本"是否切合香港的需要"，卻突然變成附件二的"輸入低技術勞工"？

現時青年人失業數字偏高，而即使建造業如此"好景"，就業不足率和失業率也分別有7%和12%。為何不能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培訓力度，以協助低技術工友尋找出路，而要這麼快便"一刀切"說要輸入外勞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郭議員。我明白作為工會的議員，會特別着意和緊張任何提及"輸入勞工"的字眼或議題。然而，附件二是一份清單。我希望郭議員和各位議員明白，政府在處理一個城市的人口政策時，需要高層次、高瞻遠矚地看，不能夠只是着眼於眼前的問題。因此，督導委員會連同我們超過10位專家學者和業界人士均認為，必須全面檢視人口問題會面對怎樣的挑戰。因此，附件二是把他們提出的課題整理一次。

所謂第I類有4點，第II類有6點，如果郭議員細心的看，有多少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涵。以第I類的第2點為例，單單說"鼓勵婦女、年青人和長者投入職場，由現有人口釋出更多勞動力"，



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如果純粹為了點數，我可以把它分為3點，婦女是一點，年青人是一點，長者又是一點。所以，郭議員無需擔心我們有甚麼隱晦的意思，在未做到或未做好從本地人口釋出更多勞動力時便輕言輸入勞工。

第二點，同樣地，"是否切合香港的需要"也是研究的着墨點，我們要看一看，既然目前政府有這些不同的計劃，例如專才計劃、補充勞工計劃，作為高層次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必須重新檢視這些計劃的成效，以及現時這些計劃能否滿足香港今天和未來的需要。

第三，我猜想郭議員也知道，我以前作為發展局局長，也非常關注建造業的人手問題，而且多年來亦有投放資源，希望能夠吸引"新血"加入建造業，盡量釋放本地勞工投身建造業。最近，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演辭中也提出，在另一些行業(例如空運、航運)也可以做這些工作。

**郭偉強議員：**司長，多謝你。其實我們作為勞工界議員，一定會感到擔心，因為僱主經常在議會直言要輸入外勞，這是我們不得不害怕的。

此外，就釋放勞動力方面，其實十分簡單，要釋放勞動力，便請加班"補水"，不要讓很多"打工仔"無償工時。勞動力就被鎖在那裏，勞動力其實全部在那裏，卻沒有支付工資。盡快落實標準工時，便可以釋放勞動力。

**主席：**葉國謙議員，下一位是陳恒鑾議員。

**葉國謙議員：**多謝主席。司長，社會對現時的貧富懸殊問題十分關心，確實在香港社會，富有的人為數甚多，但同時，很多窮人也不能有尊嚴地生活。就扶貧問題，在文件中和司長剛才的發言也有提及，當局會考慮以相對貧窮的概念來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文件中提及，要採用這個概念，現在便要訂立貧窮線，而文件中又提及，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來訂立貧窮線，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因為社會對這一點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司長可否透過今天的機會，進一步釐清這種想法或理據何在？這是第一點。

第二，大家也覺得，說就說了很多遍，猶如天下無敵，但實際上，現時進度如何？我剛才聽到司長說在今年內，但究竟在今年內的甚麼時間，能夠提供這條貧窮線供香港社會討論，以及作為一個準則，令我們能夠逐步讓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得到社會的援助？因為現時不論是福利或支援方面，均有就貧窮線提出很多意見和看法。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讓我藉此機會解釋，為何制訂貧窮線看似十分簡單，卻要花上一段時間呢？我首先要說，制訂貧窮線有三大目標，而它沒有一個直接的扶貧功能，即是說，不是劃了這條線之後，所有生活在這條線以下的人便會自動跌入社會保障，例如綜援網等，因為任何貧窮線的最大不足之處，在於它只計算收入，而不計算資產，但絕大部分政府提供的福利，均會一併計算資產，然後才會提供社會保障。

貧窮線有三大功能，第一，以客觀、科學化的方式劃線，讓我們可以量化貧窮人口；第二，可以讓我們分析這些經量化的人口組羣的特徵，從而在設計政策時，能夠更加到位；第三，當然是一個比較長遠性的量度，例如今天劃下貧窮線，以政府今天介入的社會福利政策或保障措施，我們只能把貧窮人口減少譬如10%；若我們再加碼推行扶貧措施，究竟有多少效益呢？這些便是貧窮線的功能。

為何花了這麼多時間呢？我請陳太稍後說一說。我們有大量數據，卻沒有現成數字。大家可能也記得，坊間有人說過百多萬這數字，我們不可以立刻利用這些坊間的數據訂立我剛才說有三大功能的貧窮線。政府的經濟顧問和統計處花了大量時間重新整理這些數據，當中是利用國際通用的方法來做。或許陳太稍後可以簡單的說一說。

至於進度，正如我剛才所說，我覺得進度是理想的，我們正在前進，一步一步的前進。其實扶貧委員會下星期便會召開大會，小組經過兩次反覆討論，研究過數據後便會交給大會，大會同意後便會設立框架，即是認同這個方法。但是，我要先在此指出，我們不會即時有消息公布，因為我們希望先掌握更準確的數據，才能對外公布。

請陳太簡單說一說。

**主席：**好的，陳太。

**政府經濟顧問：**好的，也許我簡單說說。其實在劃定貧窮線後，並不代表我們只會以單一項數據來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貧窮線以下不同形態的貧窮人口狀況，例如在職貧窮、年老貧窮、單親家庭的貧窮情況和新來港移民的情況等。所以，往後的數據分析其實是相當多的。另外，有別於我們現時看到坊間公布的貧窮人口——它亦是以相對貧窮概念來做——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最重要的是分析框架，就是研究在政府扶貧措施介入前後的貧窮人口的變化，其實當中也有大量數據和行政紀錄需要整理，然後才可以做出整套數據來。但是，我們也希望可以在今年內爭取做到第一道貧窮線的詳盡分析。多謝主席。

**主席：**陳恒鑞議員，接着是莫乃光議員。

**陳恒鑞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剛才說，而且文件中也提到，要支援長者、締造長者友善政策，以及向關愛基金注資，目的是要補漏拾遺。然而，放在眼前的是有關長者鑲牙津貼的問題，我們就此已經討論了很久。即使在前扶貧委員會未解散前……在關愛基金開會時，我們亦多次提及要幫助長者鑲牙。現時關愛基金雖然有撥款幫助少數長者鑲牙，但我們知道這計劃成效不彰。這次有扶貧委員會，也有向關愛基金注資，司長可否告訴我們，會否有政策幫助長者鑲牙，在香港締造長者友善的政策呢？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在人口政策上，特別是當人口出生率不足時，會有很多新移民來補充我們的人口。然而，我認為在融和方面，特別是少數族裔融入社會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人口政策上，司長可否告訴我們，將如何令我們有信心各個種族在香港可以融和，以補充人口不足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第一個問題，其實在某程度上，正正是今次注資關愛基金，可以讓我們有加大力度的空間。在關愛基金早前批出的18個項目中，其中一項便是長者牙科服務資助，服務由去

年9月開始推行，預計為期兩年，而每名受惠人士的資助金額上限是9,000多元，這金額應該可以應付鑲牙需要。

然而，陳議員，我亦同意，當時所訂定的主要受惠人士資格確實是比較嚴緊。受惠人的年齡須在60歲以上，這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並沒有領取綜援，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領取綜援的長者已有這方面安排。然而，另一項資格是正接受由社署資助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或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第一級別或第二級別收費服務的使用者，這在某程度上把受惠人局限於一些身體比較衰弱，同時又正在獲取政府另一種服務的長者，只有這些長者才可以得到這項牙科資助服務。所以，受惠人數到現時為止是不多的。如果要放寬至所有長者，則隨後的財政影響將會非常巨大。

當然，為了關顧長者，我是相當願意考慮的，但也要看看關愛基金整體上有沒有能力應付這麼多長者。無論如何，當局已於上個月向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匯報這個項目的成效的初步檢討。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亦特別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以因應這個項目的推行情況和經驗，考慮是否及如何修訂這個項目的服務範圍。我希望稍後會有令陳議員較為滿意的答覆。但這正正印證了，為何關愛基金需要靈活性。我們的項目推行了四、五個月，已收到很多回應指其範圍不夠廣闊和靈活，而受惠人數亦確實不多。所以，我們有這個靈活性，可即時檢討、即時修訂、即時讓人受惠。我希望議員從這個例子可以明白，為何我們會堅持沿用關愛基金這個富靈活性的機制。

第二方面，也許我簡單地說說，在人口政策中，我們現在強調的不單是"量"，也是"質"。換言之，亦會追求社會融和。如果我們的人口需要透過外來人口的加入，我們在融和政策及工作上便需要做得更好。如何幫助少數族裔朋友融入香港社會，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是我們工作的重要目標。在扶貧委員會也是這樣，所以就少數族裔的問題，我們設有一個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專責關顧這類問題，現時率先討論的是有關學習中文的問題。多謝主席。

**陳恒鑞議員：**希望司長可以帶給全港長者一個好消息。

**主席：**莫乃光議員，接着是張國柱議員。

**莫乃光議員**：多謝主席。我想詢問有關人口政策的問題。其實，我個人認為單程證是整個人口政策中的核心問題。單仲偕議員在星期三的立法會中提出了一項質詢，保安局署理局長亦答覆了，告訴我們由1997年7月1日至去年年底，共有762 044名單程證來港移民。如果把這個數目稍加計算，便等於香港人口約10%，即每10個人當中便有1人。如果這數目持續下去，大家可以想像到數目將如何繼續增加。"逼爆"香港的不單是自由行。房屋、交通、福利、貧窮和教育等全部也會受到很大影響。市民覺得遊客太多時，我們也會說需要設立上限，那麼，150人是否太多呢？這個數字當年是如何設定的？這個限額又是否需要調整呢？這是否香港政府的政策中的一個禁區，是不可以討論的呢？

批出單程證的主要原因，當然應該是家庭團聚，而且也有一個計分政策，署理局長當天也向我們解釋得很清楚。然而，我們不知道這數字是如何計算和執行的。如果香港真的無法承受，其實也需要設立一個上限。香港的面積那麼小，即使是美國，也並非說要家庭團聚，每個人便可以立即移民到美國，有些人同樣需要輪候多時，甚至是無法前往的。

我記得鍾國斌議員當天也有詢問，指有些人可能也符合資格，但為何輪候那麼久也未輪到呢？署理局長當天的答覆似乎是說，這與香港無關，每件事也說是"內地有關當局"。現時真的需要研究，應如何取回審批權，這便是香港正在面對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我想問的問題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會否研究：第一，應否減少每天150人的配額；第二，取回審批權，由香港負責計分，而不是由"內地有關當局"負責計分？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按莫議員的說法，好像是對這些以單程證進入香港定居的人士持有較負面的態度……

**莫乃光議員**：……不是的，等於我們說自由行人數太多，也不是對自由行……

**政務司司長**：但兩者是有不同的，因為到目前為止，這些透過單程證來港的人士是以家庭團聚為理由。換言之，他們是香港人的配偶、香港人的子女、香港人的成年子女，以及香港人在內地沒有親人照顧的父母。所以，是不可以與前來旅遊的人士相提並論。

同時，數字亦告訴我們，由於本地出生率偏低，在過去這段時間，透過單程證來港的人士，是香港未來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之一。相信在我們的推算當中，這些透過單程證來港的人士，將會繼續是香港未來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之一。所以，放在我們面前的工作，就是如何讓這些透過單程證來港的人士融入社會，因為他們已經跟香港有聯繫，一如剛才陳恒鏞議員所說，雖然他們都是中國的公民，但融入香港社會也有一定難度。所以，我們對於新來港人士的需要，也會特別關顧，而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其實除了照顧少數族裔、單親人士外，也會特別研究新來港人士在融入社會方面的需要。

從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角度簡單回應莫乃光議員，我們一定會研究，這個制度過去這麼多年來對香港人口的質和量發揮了甚麼效用。然而，在審批權方面，恐怕這不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研究課題，因為當中涉及《基本法》所訂明的要求。

**莫乃光議員**：主席，我覺得司長不但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更把我的問題扭曲了，好像我說得很負面。我們當然要幫助已來港的新移民，亦把他們視為香港的一份子。我的問題其實只是，很多香港人都覺得需要取回審批權。

**主席**：張國柱議員，接着是陳婉嫻議員。

**張國柱議員**：多謝主席，我們從文件看到，到了2041年，老年人口會達到當時人口的30%。我亦知道，現時的長者人口到了那時候，可能在85至90歲之間。換言之，從現在到2041年，我希望政府再多推算20至30年，我們會看到人口老化的回落，令我們在這個計劃當中可以看得清晰一點。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很清楚，今天65歲以上的長者佔13%，到了2041年，他們佔人口的30%。但是，不要忘記，到了2021年，即八、九年之後，他們佔人口的19%，我推算一下，大概有140多萬名長者。換言之，我們不需要等到2041年，其實長者人口增加，已經令我們必須在今天開始就某些服務做工夫，包括長者

退休生活保障、長者社區照顧和住宿需要、長者退休後的餘暇生活、他的知識和經驗的承傳、長者醫療，包括普通科和專科的準備。

當然，我們知道現在大部分機構的退休年齡為60歲，特別是政府的退休年齡是60歲。那麼，會否考慮把政府的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這些人士其實可以在這5年真空期繼續工作。

現在眾多部門做很多服務，或多或少都是為長者而設。然而，一談到長者，似乎便集中在勞工及福利局，集中在運輸、房屋等範疇。但是，還有很多政策範疇，例如教育甚至是環境等，都與長者有關。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把"長者觀點主流化"的概念放在不同的政府部門？當這些部門制訂政策的時候，便要把這個思維加入政策制訂的過程，讓不同部門的政策不會互相矛盾。我希望政府在這裏，特別是從今天開始，會有長遠的規劃，特別是在長者人口增加的情況下。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首先，我很同意張議員的說法，我們不是要等到當長者佔香港人口20%、30%的時候才緊張。我記得我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時候，當時已提到，在2001年，65歲以上的長者有這麼多人，到了2031年，會超過20%。由當時開始，已經要做很多準備香港人口老齡化的工作。

所以，就今天來說，我可以告訴張議員，等於我剛才說勞動力人口的下降，其實是迫在眉睫，5年後已經看到，如果在甚麼也不做的情況下，即英文的do-nothing scenario——甚麼也不做的話，勞動人口便會下降。

所以，現在便要率先考慮充分利用本地現有的勞動力，要把它釋放出來。譬如婦女就業率其實尚有改善的空間，雖然過去10年已不斷增加，但應該還有改善的空間。而年青人的就業率，剛才郭議員也說，有改善的空間。所以，第一點，我同意要馬上去做。

第二，在照顧長者一系列的問題上，如果從附件二看，現在我們針對第III類別，支援長者為晚年作更好準備，已經不再圍繞在健康和福利這方面。譬如說推廣銀髮市場的發展，這可能屬於商務方面的工作；有創造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這跟我們地政規劃及發展都有影響；譬如鼓勵並教育市民及早為退休財

務安排作出規劃，甚至推廣適合長者投資的金融服務新產品，若放在今天的3司12局的架構當中，便屬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工作。我已經向這些局長"落單"，每人都是照顧在長者方面的範疇，不能將所有長者問題全部交給張建宗局長處理。今天我們已經有明確分工，大家正共同努力，為長者策劃。

**主席：**陳婉嫻議員，接着是梁繼昌議員。

**陳婉嫻議員：**多謝主席，正如剛才司長所說，對於長者要未雨綢繆，而不是到時候才做工夫，現在已經要做工夫，亦看到在退休保障方面，扶貧委員會委任了周永新教授負責就退休保障計劃做統籌，並提出意見。

我想請問政府，類似這些驚喜，以前你一說，我就會很開心。在過去十多年，經常遇到這種局面，說的時候我會很開心，但隨後政府卻全無聲氣。我想請問政府，這次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未雨綢繆，做好退休保障準備，如果是真的，是否周永新教授與一批人士在研究完成後，政府便會立即付諸實行呢？還是研究完成後便束諸高閣呢？我們很擔心，所以想請問司長，究竟這次是真的還是假的？要解決退休保障這個社會一直關注的問題。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課題，真假與否很易分辨，因為我們啟動這個退休保障研究，來源是按照行政長官在他首份——5年任期內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要對香港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有關退休保障設施，作深入分析和研究。盼望經過分析及研究，結果能夠清晰陳述現有長者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安排的利弊。

在早前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亦有進一步補充，亦點出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正正被賦予這項任務，會仔細探討這個複雜的問題。司長亦希望社會各界以理性、務實、審慎的態度探討這個課題，顧及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以及對下一代可能造成的財政壓力。

但是，要進行這些理性、務實、審慎的探討，我們需要有一定的基礎。的確，民間發表了很多研究報告——全民退保聯席



最近亦一直要求向我親自介紹。但是，我們必須有一套客觀的分析，特別是在計數方面，因為很多計算方法是十分不同的。我們制訂貧窮線時，發覺坊間有一些貧窮線的計算方法或演繹方法與我們不同。所以，大家要攤開來討論，務求找到一個務實、理性、客觀的方法來進行討論。

所以，這麼複雜的課題，我們發覺如果重新招標和重新找人做的話，根本是拖延時間。所以，我們真的很榮幸，能夠請到周永新教授領導這支研究團隊做這項研究工作。所以，從以上各方面可以印證，讓陳議員知道，我們是認真的。當然，是否立即便可以設立全民退保？此事需要社會的討論和醞釀，因為這是個富爭議性的議題。

**陳婉嫻議員：**我同意你所說的，但你最後的一句，我旁邊的KK說你又在退後了。我們是擔心的，因為政府曾經多次——包括在CPU討論了很長時間，做了不少研究，民間也做了不少研究……我同意必須慎重，特別是在計數方面。

然而，時至今天，財政司司長在他的財政預算案的最後一段已道出了問題，既然民間和政府也有這樣的看法，我們覺得是很好的。那麼，趁我們現在也有不少金錢，是否起碼可以做到，在周永新教授提出意見後，政府便進行具體的準備，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司長，如果你講完之後，又再放在一旁，這便不是我和你的問題；如果要下一代承受老人退休的問題，他們應該是吃不消的。我很認真地問，這次是真的還是假的？還是被我們迫得太緊，才找周教授來做點工作呢？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容許我認真而簡短地回答。我們是一定會跟進的，但由於周永新教授這個研究需要在一年內完成，他會做一些聚焦小組，亦會與民間或一些學術界，包括曾經進行長者社會保障、退休保障等調查研究的機構，進行傾談討論，但他本身的研究不會有廣泛的社會參與。所以，當周教授完成了研究之後，政府在跟進時會率先進行廣泛的社會討論。

**主席：**梁繼昌議員，接着是麥美娟議員。

**Mr Kenneth LEUNG:** Thank you, Mr Chairman. Madam Chief Secretary, I have two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population policy. In your briefing paper to the Council - in paragraph 3(b) - it says "the local fertility rate has remained persistently low", in fact,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Government, since the fertility rate has been so low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what measures has the Government adopted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reproduce more? In fact, some of the voters in my constituency have always mentioned to me that there are two big considerations whether to raise a child in Hong Kong — one is education, the other is housing. There is also a suggestion put to me that, apart from giving tax allowance to married couples, will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giving cash subsidies to families who have newly born babies? That is my first questio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 very core issue which I don't know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answered. In fact, some of my voters have put forward this proposal to me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provid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reproduction. Put it in simple terms, married couples do not want to have sex that frequently, because of work stres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These are my two questions, thank you.

**主席：**政務司司長。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Well, let me answer the second question first, which is, I don't have an answer. I think this is a very personal matter on what sort of environment is more conducive to reproduction.

As far as the first question is concerned, Mr LEUNG has raised various suggestions on how any Government could interfere or intervene to help boost fertility rates. For the time being, we are open-minded. Over the previous years, we have done several things, in terms of tax allowances for children, for first-borns. We have also lengthened the maternity leave and introduced the paternity leave and so on. But of cour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really a personal choice. I know that most parents these days, or most people these days, are worried about education and housing,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raise a family. So, many of them prefer keeping a pet — I was told by my peers.

But, as far as the work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is concerned, we are open-minded. And in fact, we realize that this is a topic that perhaps needs some overseas references. So, the Central Policy Unit has been asked to undertake a study to look at overseas countries' experiences in how they can, through Government measures of course, help to boost the local fertility rates. And so, if Mr LEUNG's voters have other bright ideas for us, we are more than happy to receive them. Thank you.

**主席：**梁繼昌議員。

**Mr Kenneth LEUNG :** Chairman, Madam Chief Secretary, I think in paragraph 4(c), you have said, "manpower shortage is not only an issue of 'quantity' but also 'quality'". I think by only having organic growth within a population, that is the principal guarantee of a quality population because it is organic, it's not import, so we have the quality control here. Thank you.

**主席：**麥美娟議員，接着是葉建源議員。

**麥美娟議員：**主席，司長在人口政策當中提到，我們要研究如何釋放更多香港人口的勞動力，我也很開心聽到司長這樣說，特別是希望婦女的就業率可以改善。但是，我想提出，若要提升或釋放勞動力，其實《僱傭條例》當中的很多問題都要一併檢討。正如提高婦女的就業率，工聯會的婦委其實多年前已提出，如何可令在職婦女在生育時取得全薪產假或產後的保障，又或是產假的安排上要與《國際勞工公約》接軌。這幾方面的要求我們提出了很多次，但似乎政府在檢討《僱傭條例》方面仍然十分落後。

如果我們要討論如何提高或釋放婦女勞動力，以及改善婦女就業，在這方面，希望司長在檢視勞動力的時候，也要檢視現時《僱傭條例》中很多落後的地方，研究可以怎樣檢討。否則的話，只有一個"講"字。一項政策有一項政策在講，另一項政策有另一項政策在講。剛才梁繼昌議員也提到生育的問題，如果連在職婦女生育的時候，我們都不可以幫助她們，還說甚麼鼓勵生育，幫助紓減香港人口的老齡化呢？

第二點，很感謝梁繼昌議員剛才提到關於生產的問題，香港的生產問題。我覺得這是很簡單的，標準工時便可以解決問題。標準工時有助減低勞工及在職人士的工作壓力，這不單對已婚人士有幫助，我們做了很多調查，也多次提出，對未婚人士來說，標準工時也是很重要的，否則無法結婚，還說甚麼生育呢？

其次，在檢視人口政策和談及勞動力的時候，有一批人我們似乎經常提及，就是65歲以上的人。然而，香港現時有一羣60至64歲的人，他們在60歲之後要退休，但在60至64歲的時候，他們卻甚麼福利也沒有，他們不可以領取"生果金"，MPF還未可以領取，他們要怎樣生活呢？我們知道有一羣人，他們其實並

不想向政府申領福利，而是想繼續就業，但我們的社會政策卻似乎一直忽略了他們，福利不會支持他們，但在就業方面，我們亦沒有支援及協助他們再就業。在退休年齡方面，他們在退休後是否仍然有機會就業呢？我們在檢視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時候，不要忽略這羣60至64歲被迫退休的人士。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或許我稍後會請譚秘書長簡述一下勞工法例的問題。就60至64歲的人士，我們認同必須要引入一些彈性的聘用或延長退休的安排，讓這些60至64歲，甚至在64歲以後的勞動人口的工作年期能夠延長。我們同意在這方面，香港目前雖然在坊間並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但在政府內，這個60歲的退休年齡是應該有一個重新檢視的空間——張國柱議員剛才問我但我並未回答——這是我請公務員事務局進行探討的範疇。我知道立法會議員亦曾提出這些問題，而在公務員工會當中，亦有一些工會向我提過這些問題。所以，這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會與有關政策局探討的其中一個問題。

**主席：**譚秘書長。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多謝主席。其實，我們也同意麥議員所言，而我們一直都很着重推動一些家庭友善的僱傭措施，而勞工處一直都擔當着一個促進者的角色。我相信勞工處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推廣及促進僱主和僱員進行這項工作，而且這也是僱主自己的利益，因為推行這些家庭友善的措施，有助僱主吸納和挽留僱員。

麥議員也提到，其實《僱傭條例》訂明了一些基本條件，以保障這些友善措施的落實，譬如休息日、法定假期、年假、產假等。產假措施已實踐了一段時期，而我們現正考慮制定法例，讓男士享有3日有薪侍產假。至於如何可以幫助婦女投入勞工市場，或令到婦女在就業方面更能發揮其專長，我們會在婦委會討論。麥議員如有意見，可稍後給我們，以便我們納入婦委會的討論範圍。

**主席：**葉建源議員，接着是何秀蘭議員。

**葉建源議員：**主席，有關生育率的問題，剛才提出來，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其實生育率的問題牽涉到整個生活質素的問題，亦影響到將來的勞動人口和撫養比率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都非常重要。

有關生育率的問題，請大家看看資料。在秘書處提供的資料中可以看到，在2001年時，香港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每一個成年女性生育0.9個子女，到了2011年，稍為回升到1.2，仍然是全世界生育率非常低的一個地區。日本有大約同樣的生育率。日本開設了少子化大臣專門負責鼓勵生育，但我們似乎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工作。

剛才梁繼昌議員說的那點非常正確，就是生育子女很多時候考慮的是住屋問題和教育問題，剛才幾位也提到了。有關教育問題，其中很突出的一點，是2006年的一個廣告，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李麗珊曾經有一個廣告，當中提及，在香港要撫養一名子女，要用400萬元開支，當年這可能都影響了香港的生育率下降。其實撫養子女為何要用這麼多錢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教育。住屋成本及教育成本越來越高，其實令到很多人不願意生育子女，寧願養寵物。

公共教育現在發揮不到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時候那麼重要的作用。現在，我們的教育成本越來越高，原因是甚麼呢？我隨口都可以提到：第一，現時我們的直資學校越來越多，這些直資學校當中不乏著名的學校，我們將以前一些不需交學費的名校轉為要繳交高昂學費的學校。如果你覺得那些是一些可靠的教育資源而你要獲得那些教育資源的話，便要付出很多金錢。第二，幼兒教育，我們越來越重視幼兒教育，但我們的幼兒教育仍然未能夠免費。大學學位亦是問題，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大學學位給我們的年青人。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學校之間的差異亦非常大。所以，如果你生了子女，便要看看你是否好運，會否進入一間好學校。

我記得早前跟司長談過，司長說曾經前往一間設備相當好的學校。如果你有機會，劉慧卿議員可以向你描述一下，與另外一些學校的情況真有天堂與地獄之別，即學校之間的差異非常大。這情況其實亦令到家長——如果他們要生兒育女——要冒很大風險。所以，如果要做的話，必須要做的，是如何能夠確保有一個強大、優質的公共教育體系，這個公共教育體系能令我們的整體教育成本降低，然後我們一些不會經常去看法國電影的中產階級或基層，才會比較放心生兒育女，包括生育

第二個子女，從而提升整個生育率。我相信這個非常重要，希望政府可以認真考慮。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一問，就是有關統計數據，因為……

**主席：**葉建源議員，你是否想司長回答你這麼多問題？只剩下一分鐘時間。

**葉建源議員：**請司長先回答，有機會再問。

**主席：**政務司司長，葉建源議員提出了很多問題……

**政務司司長：**我很願意繼續聆聽葉議員的意見，因為我今日不打算跟葉議員深入討論這麼多教育的問題，亦不會有足夠時間，或者葉議員有其他數字上的問題，我們可以解答。

**主席：**葉議員。

**葉建源議員：**好的，我希望有機會再跟司長交流。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關教育規劃的問題。教育規劃其實與統計數據息息相關。剛才提過單程證的限額是每日150人，是補充香港人口的其中一個渠道。但是，相對於10年前當我留意這個問題時，我發覺當中的兒童比例其實日趨下降，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怎樣，我希望司長可以提供多一些這方面的統計資料。另外一個統計資料，就是在跨境人口當中，其實"單非"和"雙非"各佔的比例都是不知道的。如果沒有這些數據的話，在規劃上很難做得準確。在這方面，未知能否提供一些資料給我們；如有的話，將來可否提供有關資料？

**政務司司長：**我們會在會後提供有關資料。

**主席：**何秀蘭議員，接着是胡志偉議員。

**何秀蘭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司長3項問題。第一，就是婦女勞動力。在司長提交的文件第3(c)段，提到婦女勞動力釋放了出來，現在只是49.6%，男性是67%。我想再次向司長提出一點，因為有部分婦女的勞動力是用在家庭照顧長期病患及老弱長者方面。如果政府的院舍宿位是足夠的話，其實這類需要照顧的市民已入住院舍，這樣便可以釋放婦女的勞動力。透過院舍宿位的制度，這些婦女一個人可以照顧一個以上的長期病患或是老弱長者，但這批婦女並沒有被計入勞動力當中。對政府來說，這只是一個數字，但對婦女和家庭而言，則是收入問題。所以，我在此請司長考慮，當局應該發放照顧者津貼，因為她們確實將自己的勞力、體力、時間都付出了，亦令到她們不能出外工作，影響到這批婦女將來的退休和經濟保障等。

工黨認為，照顧者津貼金額應該定為每個月3,000元，其中有很多行政細節可以跟司長在另外的場合討論，例如如何識別哪類婦女才是照顧長期病患或老弱長者，可以領取這筆津貼。我們可以在另外的場合討論。

第二，就是"N無人士"，因為每一次當我們推出扶貧措施的時候，這些從沒交稅、沒有入住公屋、沒有領取"綜援"，甚至沒有獨立電錶、水錶的貧困戶，其實都不能受惠。我們"嘈"了很多年，現在終於說"N無人士"獲正式列入關愛基金的涵蓋範圍。我們希望這並非暫時安排，而是長遠措施。長遠而言，我們希望當局檢討留港7年才可領取"綜援"這項規定。當我們尚未檢討這些行政措施之前，其實這批"N無人士"應該被恆常地列入關愛基金的涵蓋範圍，而不是每年或每兩年檢討一次他們的需要。

做以上兩件事，其實都需要撥款，那便涉及關愛基金那筆150億元本金的問題。對於這150億元，司長可以說差不多有全權可以處理，但如果只是動用利息的話，恐怕能夠做的實在非常少。請司長告訴我們，在甚麼條件下才會考慮動用本金呢？現在會不會有一些客觀準則可以告訴我們，在甚麼情況下會動用本金？若只是動用利息，隨後大家又要爭拗一番才可以動用本金，需要照顧的人士便會在一段長時間內處於無助的境況。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何議員的3項提問，其實3項提問均與關愛基金有一定的關係。就照顧者津貼——或我們傾向稱為護老者津貼，因為現時第一步，我們想看看在照顧長者，即老弱方面，這津貼是否可行。

我已經向安老事務委員會提及，他們亦已作初步的討論，然後會交由關愛基金的專責小組研究，這便是其中一個會認真研究的先導計劃。除了我剛才所說的，已經公布在綜援系統內設立一個儲蓄戶口，以增加工作誘因，另一個我們擬試行的先導計劃，便是護老者津貼，這特別是為配合將於今年下半年推出的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讓一些未能領取服務券的人士也可以有另一個選擇。

如果何議員有更多細節，我很樂意在會外一起討論。因為我認為這個有幾方面的好處，特別是針對今天我們的院舍硬件不足，軟件的照顧人員又不足，這或許是一個暫時的出路。

第二，關於"N無人士"，我們透過關愛基金的一個項目，現時識別了超過兩萬戶，接近39 000人。不過，我相信只要我們下一次再進行這計劃時放寬"劏房"的定義，可能會有5萬、6萬，甚至7萬戶。所以，你也曾聽我說過，其實這150億元注資的其中一個用途是，如果我們真的覺得這羣人有需要我們提供支援，換句話說，該項目是具成效的，在未能納入常規——因為種種原因，今天不詳談了——因為種種原因而未納入常規的，有如此龐大的150億元，我們可以持續地支援他們，無須中斷。因此，這亦解釋為甚麼我們覺得向關愛基金注入這150億元有這個好處。

第三，在財政預算案公布當天，我已經公開表示，這150億元的額外注資，不單只是動用利息。沒錯，若放在金融管理局，單是利息每年也有10億元，再連同早前的50億元；但在有需要時，我們仍可動用本金。然而，如果有150億元可以生息，目前似乎仍有一段距離才會動用本金，因此，暫時未有很客觀的準則，但就這方面並沒有這個局限性的。

**主席：**胡志偉議員，接着是張華峰議員。

**胡志偉議員：**多謝主席。很多同事也提及退休的問題，或者人口老化的問題。不過，我們看看香港的人口老化情況，其實退休的老人家說不定是越來越精靈的。因此，在你的研究中，我希望加入的元素要很清楚，要認真分析，究竟接下來人口老化的處境，與過往我們一直說的——一些比較體弱的老人家的處境，其實有何變化？而我們所需要的支援和支持是怎麼一回事？這說不定可能會影響到整個討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亦牽涉到退休年齡的想法。我們剛才提及到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一方面，剛才司長提到，似乎不會再處理單程證的審批權，我們認為單程證審批權在補充香港人口方面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如果中央政府一直不願意將審批權賦予香港，我們便無法選擇社會所需的人口資源。我希望司長能夠重新審視一下，單程證審批權能否作為整個人口政策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而不是一如上次回應單仲偕議員所說，"沒有的，我們是不會跟中央政府討論這些事的"。

第三點，我希望說說具體的工作，關於關愛基金中一些扶貧的工作。民主黨曾多次表示，現時有住屋困難的人士，例如住在板間房、"劏房"的人士，其實我們覺得最實際的支援，當然是向他們提供租金的支援，特別是那些正在輪候公屋並因此可確立身份的人士，我們也很希望藉着這個標準，能為正在輪候公屋的所謂"N無人士"提供租金援助，紓解他們在生活上的困難。

最後一點，我只想回應一下，很多同事都提及是否生育的問題。不過我也想說，是否生育其實真是香港人的一個決定。對於想生育的人來說，香港社會不能給予小孩子希望，我相信這是很多人選擇不生育的最大原因。選擇不生育，其實是因為對我們的前景有很多憂心，特別是我們連政制也不能決定在自己的手上時，相信很多人因此決定不生育。

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第一點，我們基本上同意，接下來的長者處境，與我們目前正面對的長者處境應該是不相同的。因此，我們亦時常提醒自己，在談論人口老齡化、長者的課題時，不要令人感覺到好像長者是一個負累。因此，我們在探討課題時，會研究胡議員所提的事宜。你亦會在我們的課題上看到，我們有談及金融產品、銀髮市場這一類，甚至是住房的需要。

我想強調的是，我剛才對單程證的說法是，今天這羣人是我們人口增加的來源，但是，這羣人是為家庭團聚，所以他們與香港人是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並不關乎我們不去爭取或甚麼的問題。

第三，關於扶貧方面，特別是對於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士，我們自己所設計的計劃，我認為相比單單以輪候公屋為準則更有

效。因為據我所知，輪候公屋時並沒有完全審核收入和資產。但我們設計的計劃，簡單而言，便是視乎有關人士的居住環境是否惡劣。當然，我已經率先承認，早前的定義，即如果有獨立大門便不算為居住環境惡劣，是將某一部分的"劏房"戶摒諸門外。

我曾探訪兩戶人家，我也覺得早前的定義似乎對他們不太公道。他們隔鄰那家便有大門，由一道大門進去後，再有一道門，但他們自己則沒有大門。我們會積極考慮放寬這個定義。然而，目前來說，只要有關人士的居住環境惡劣，並屬於低收入人士，我們便願意透過關愛基金提供協助。但是，我們不擬稱之為租金津貼，否則便會水漲船高，我們向他們提供的任何援助，可能都會直接落到業主的口袋中。

**主席：**張華峰議員，下一位是田北辰議員。

**張華峰議員：**多謝主席。目前，關愛基金的一些項目，都是比較切合一些基層市民和長者的需要。我想請問政府，會否打算將這些項目納入政府的經常性開支中，作為一個長期福利措施般處理呢？如果會這樣做，政府應該考慮甚麼因素，同時注意甚麼問題呢？多謝。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就着關愛基金的每一個項目，都會進行評估，讓關愛基金的專責小組以至扶貧委員會能夠知道，有關計劃與原本設計的目的是否脛合，以及與原本預計的受惠人數是否接近。因此，若要所謂將其納入常規，便要滿足到我剛才所說的，即是能真正達致我們預期的成效。

目前來說，在18個項目中，其中一個已納入常規的是與撒瑪利亞基金有關的：醫管局一些有需要的病人，早前透過關愛基金才能取得某些藥物，現時由於撒瑪利亞基金亦有這個財力，因此已經將此納入為撒瑪利亞基金的常規項目。

另外有3個項目原則上已通過評估，證實具有成效，可以納入常規，但從服務的理順角度，我們認為還需要進行一些研究。因為對於受助人來說，是否納入常規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有沒有繼續提供支援。這包括小學的午膳津貼，亦包括在綜援

系統內的一些綜援受助人，他們早前透過租者置其屋計劃購置了房屋，因而不能再得到任何與租金有關的津貼，但關愛基金亦會提供與居住有關的津貼，縱然這不是租金部分。

第三是一些學前兒童正等候的一些受資助學前康復服務，我們認為這些訓練津貼具成效，家長亦非常歡迎。

不過，就這3個部分而言，我相信在現行政策上都有一些需要理順的地方，因此，當我們還需要抓緊時間來做這些理順工作的時候，我們便將其延續。這亦是我剛才一再重複，今次爭取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便是讓我們有更大空間，以及有更大信心告訴受助人，只要他們透過關愛基金受惠一次，而有關項目是具成效的，我都有能力透過關愛基金繼續支援，直至我們把這些項目納入政策常規內。

**主席：**田北辰議員，接着是盧偉國議員。

**田北辰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申報我是扶貧委員會的委員。

我有兩項具體問題想問司長。第一，文件提到很多關於將來人口老化的問題，至2041年，65歲以上的人口將會達256萬，老年撫養比率由現時5：1，下降至將來的2：1。督導委員會亦觀察到有幾個行業(包括建築、零售、安老)均出現勞工短缺，並考慮輸入勞工。

較早前我聽到一個頗為alarming的個案，有一位73歲的護理員在安老院舍照顧一班老人家，是73歲！這表示安老業界人手嚴重不足。目前的情況是，由老人家照顧更年長的老人家，甚至是老人家照顧年輕的老人家。業界又向我反映，參與2011年改善買位計劃的院舍，護理員的平均年齡是53歲，當中受訪員工有20%是60歲以上。由此可見，明顯沒有年青人有興趣加入這行業。如何培訓、有何誘因？這是一個頗厭惡性的行業。現時即使是零售業，賣fashion、賣時裝的也未能吸引這羣人，莫說是安老院的工作。

真的想問一問，人口老化，越來越多老人家需要安老服務，年青人不願入行，我們是否仍然是"自己騙自己"。如果真的證實香港有一些行業，根本是"死症"，無論如何培訓，根本也沒有人感興趣，我們是否可以大家一起討論，徹底解決這些問題，讓大家都好過一點，不要再"自己騙自己"。有些行業可能還可以騙自己，例如汽車維修，雖然在車底工作"污糟邋遢"，但可能還有

人願意做。安老行業哪有人願意做呢？就着這些，我真的希望司長跟我們說說，有甚麼長遠計劃應付未來這256萬名老人家所需要的支援或照顧。

第二，人口政策。人口政策對香港非常、非常重要。鼓勵生育已談過很多遍。我認識的中產人士告訴我，錢，他們並不需要；住屋，很多中產人士的家居都有空間；但他們最"搞唔掂"的就是教育。單是第一個孩子，又幼稚園，又小學，他們已投降、服輸了，不想有第二次。

接着我們說善用單程證來港人士成為香港人口的生力軍，這件事令我有點摸不著頭腦。這羣人來到，我們想盡辦法協助他們適應香港，如果令他們適應了，我們已算做得不錯。如果作為香港將來的生力軍，以他們的學歷等各方面，我們一方面又說要提升產業轉型，是否有點"自己騙自己"？

其實我們有沒有參考，現時全世界推行移民政策最成功的國家，譬如美國等，如何吸引全世界較優質的年輕體羣來香港定居呢？老實說，我們背靠祖國，3%的失業率，令很多人垂涎。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較主動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全世界的人來香港定居，希望司長作一些簡單回應。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一個簡單的回應就是，目前我們有補充勞工的計劃，讓我們可以透過勞顧會輸入勞工。目前，截至12月底，透過這個計劃在香港工作的基本上只有兩類人，一類正正是田議員很關心的護理員，因為已證實沒有人入行，而老人家是需要照顧的。因此，我希望透過勞顧會這個機制，即補充勞工計劃的機制，勞資雙方都能夠坦誠接受我們目前確實有一些欠缺，希望可以放寬讓更多護理員來香港照顧院舍的老人家。社會福利署會繼續努力為業界爭取有這些勞工作補充。

**田北辰議員：**多謝司長。司長可否簡短回答移民政策的問題？還有10秒。

**政務司司長：**我們會研究移民政策。你提出的best practices，即海外的經驗，我們會研究。

**田北辰議員：**希望千萬不要只是研究，這是很重要的，司長。

**主席：**盧偉國議員，接着是李慧琼議員。

**盧偉國議員：**多謝主席。司長，今天的問題不少是圍繞對長者的照顧。對於關愛基金加強了長者家居照顧方面，我覺得是很可取，亦很支持。然而，家居照顧長者並不等於我們可以忽視增建公營老人院舍的迫切需要。我探訪過不少在新界的老人院舍，其中有很多根本只是一幢丁屋，樓高3層，每層700呎，活動能力高的長者住在地下，活動能力低的，甚至乎基本上沒有活動能力的長者，就長期臥牀於3樓，差不多是吊一次上去，吊一次下來，便結束了長者的晚年生活。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感到很慨歎的是，這些長者基本上並沒有享受有尊嚴的晚年生活。雖然院舍的員工已很努力，但以撥給他們的少許資源，根本上真的不可能提供非常好的照顧。因此，特別是對於公營老人院舍的需求，社會上其實討論了很多年。我不知道關愛基金會否在這方面着力，但即使不是由關愛基金做這方面的工作，我也很想趁今天的機會，瞭解當局在這方面有甚麼政策和計劃。

另一方面，我希望對關愛基金瞭解多一點，因為成立之初，它似乎是一個配對基金，即社會上所得的捐助，政府會進行配對。現時150億元的撥款，似乎是脫離了這種做法，我想瞭解清楚，這個方針基本上是否已經改變？如果有時間，我亦想瞭解一下，150億元不是一個小數目，在今天整體投資利息相當低的情況下，究竟如何能夠保證這150億元投資能夠有比較好的回報，能夠多做一些對於社會方面的關愛工作。多謝。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第一，關於安老院舍的設備，我跟盧議員一樣，是比較關注、擔心的。因為這些院舍的確需要特設的樓房，即是purpose-built，而且在香港樓房供應緊張的時候，往往不能依靠私營市場提供這些設備。因此，我記得我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時候，我們已推行以院舍帶動的安老院服務，即如何盡量爭取更多特設的安老院舍樓房，無論透過房委會的興建、寫在地契上，甚至有一個政策鼓勵私人發展商在修訂地契時，如果他們願意興建安老院舍，那部分便無須補地價，即使是農地，

也無須補地價。但很可惜，可能近年地產市道實在太興旺，這些都變成沒有太大吸引力的措施，無法增加院舍的供應。

但無論如何，勞工及福利局的譚秘書長其實正在親自領導一個討論，跟一些非政府機構商討，希望透過機構自己的重建計劃，能夠增加安老院舍的供應。但是，我可以在此告訴盧議員，我們會十分盡力，也希望比較長遠地考慮這些安老院舍的設備供應。

第二方面，是配對的問題。沒錯，上任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公布關愛基金的概念時，他的說法是"由政府和商界各自出資50億元來成立"。但後來政府就其部分向財委會提交文件時已解釋，其實這不是一個配對基金。總之在商界籌到多少錢，政府也會十分高興，可以增加扶貧力度，但這並不是一個配對基金。因此，今天再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當中並沒有配對的要求或配對的成分。我覺得扶貧工作畢竟也是政府的重任，而且我也想為商界說一句話，儘管他們沒有完全斥資該50億元，但近年來，我們看到不少商界既出錢又出力，推出不少扶貧項目，正在地區層面和學校層面進行工作。

第三方面，關愛基金早前得到的50億元，都是交由金融管理局作投資，所以相當有保證，大概有5%的回報，但壞處是，之前那50億元，某程度上是被鎖着的，因為我們要選擇較長的投資年期，才能取得這個投資回報。

**主席：**李慧琼議員，下一位是郭家麒議員。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想問司長，在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第I項"善用現有人口和勞動力"的第1項已經有"強化家庭"這個題目，但我再細看文件內容，卻沒有就如何強化家庭向我們提供具體資料。

其實，家庭的凝聚力不斷減弱，從近日多宗個案也可清楚顯示。家庭政策和人口政策，以至勞動力政策息息相關，所以我十分希望司長稍後可以補充。我不希望"強化家庭"只是寫出來的一句文字，而委員會內其實沒有任何跟進。如果政府願意投放資源強化家庭凝聚力，其實可以減低日後需要付出的補救成本。現在香港家庭出現很多變化，例如離婚率偏高，也有很多家長經常慨歎他們不懂得如何當家長，而社會的支援網又十分有限。

我十分希望你們能在這個委員會或合適場合，就現時的家庭狀況進行專題研究，提出具體的家庭政策，強化香港家庭的凝聚力，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鼓勵生育。剛才很多同事也提及，社會聚焦於如何鼓勵生育，這一點，我絕對同意，但請司長和委員會不要遺漏了一羣人。其實我們一方面要鼓勵香港人生育，這已經不容易，一如梁議員所說，即使派錢也未必可以真正鼓勵生育。然而，有一羣人十分希望生孩子，但確實做不到。因為香港人遲婚、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以致出現一羣不育家庭，他們十分希望得到支援。

最近一位學者向我反映，根據資料顯示，可能10對夫婦之中，便有一至兩對夫婦有不育現象，數字也十分高。如果是基層或邊緣中產的不育家庭，他們要輪候5至6年才得到政府醫院的治療。大家想一想，5、6年時間對一個女性來說，可能又過了生育時間。如果要在私人市場進行人工受孕，所需的費用達6萬元，甚至10萬元，不是所有家庭也能負擔。我不知道在鼓勵生育方面，司長可否承諾不會遺漏這些家庭。希望有措施幫助他們，以圓生育下一代的願望。多謝。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李議員。附件二只是提出督導委員會擬研究的課題，所以當然會有跟進，這只是"課題"。大家可以看到，這些課題跟政府現有的重要、高層次委員會有一個互動，所以在強化家庭或鼓勵婦女就業方面，我們會透過勞工及福利局，與婦女事務委員會和家庭議會共同探討、研究這些課題，然後再返回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如果這些委員會、議會提出一些政策措施，認為是有效的話，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一定會跟進和研究。

在鼓勵生育方面，我剛才已經說過，中央政策組會就這個課題進行研究，會後我們會要求中央政策組在其研究中包含李議員這個具體的建議，即協助、支援香港的不育婦女。多謝主席。

**主席：**接着是郭家麒議員，最後一位是方剛議員。

**郭家麒議員：**多謝主席。今年，當新任政府的財政司司長提出最新的財政預算案時，我相信大多數市民都十分失望，不論是中產，還是基層，因為政府沒有作出長遠的承諾，包括如何解決長遠的退休問題。

不過，當天十分特別，司長閣下多謝財政司司長，因為他送了150億元給閣下的關愛基金。這是一個理念的問題，司長當了這麼多年公務員，其實在公共政策之下，關愛基金原本是一個救火基金，當時是為了平息商界和政府.....以及民怨的問題，便要求大地產商拿出50億元，政府也撥出50億元，這本身是一個怪胎。

我們以為關愛基金是一個過渡，最終政府會在政策上作出承擔，但很可惜，也十分不幸，這個怪胎不但沒有被一些較長遠的政府政策所替代，現屆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更以這個特別的方法來處理。當中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政府多年來在扶貧、福利等政策的工作是失效的，因為如果政府的政策得以繼續，其實無須天天救火。如果政府有長遠的扶貧措施，包括對不同的需要(不論是長者、脫牙或其他)有正確的處理渠道，透過政府不同的政策局或不同部門，給予需要的援手，便無需使用這些特殊的做法.....

坊間也有一種說法，現時關愛基金已經變成司長的民望基金，這也頗好用的，因為現在加起來有200多億元，用以製造一個政府或個別官員的民望，事實上，是一筆相當好的錢。但我不希望、亦不相信這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話，為何政府會用如此奇怪的手法來處理？因為這150億元相當特殊，它無須經立法會批核，也無須受公眾監察，這種特殊的做法，從我們的角度來說，其實違背了政府行之有效、比較規範化、正確和有長遠目標的做法。為何政府會捨易取難，使用如此奇怪的方法？你怎樣解釋？又如何能夠讓公眾滿意，你當時的"多謝"，並不是為你自己，而是為公眾呢？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必須指出，關愛基金不是一個個人基金，關愛基金是一個扶貧基金。關愛基金的督導工作，也不是單由政務司司長決定，即是批核與否並不是政務司司長個人的決定。

在目前的組織架構內，關愛基金設有一個專責小組，絕大部分是非政府的人員，而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推薦的項目，最終會



交回扶貧委員會。沒錯，我擔任扶貧委員會的主席，但委員會有來自各界的成員，剛才我在開場發言時已經說過，有4位來自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共同把關，以及監察關愛基金的工作。

第二，郭議員的說法似乎是，政府這幾年除了注資50億元及現在又建議注資150億元之外，其實沒有做過任何政策性的扶貧工作，這恐怕與事實不符。以福利經常性開支來說，自回歸以來，累計增加了179%，今年(即2013-2014年度)相對於2012-2013年度，應該也增加了30%以上，這些正正就是持久納入常規的政策，譬如長者生活津貼這個單項，在首年的開支(即使不計追收那筆)也有60多億元。這些數字均告訴郭議員，在透過關愛基金推行補漏拾遺先導計劃的同時，我們也在做一些持續性、常規性的扶貧工作，但每段時間也有一定局限性。我們不應該因為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放棄把政府資源用於更能夠即時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因此，我希望郭議員明白，關愛基金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目的，而這兩年多以來，也廣受社會人士，以及一些獲支援的十多萬人士和家庭所歡迎。

**主席：**方剛議員。

**方剛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其實我對人口政策十分關注，因為如果一個政府欠缺人口政策，其管治和施政，甚至資源分配也會變得較為混淆。現時我們的住屋就已經不足。幾年前我在醫院管理局工作時，政府停辦所有護士學校，停辦醫生培訓，結果導致醫生、護士不足。最近曾出現很多"殺校"情況，但今早報道卻有4間村校重開，這表示政府欠缺一個長遠的計劃，我覺得這一點十分重要。

司長在文件中指出，在20萬人中，估計有10萬人將來會在21歲前搬回香港居住。你有否估計，如果這10萬人要來香港居住，他們需要教育、醫療，這些費用和資源從何而來呢？我們有否估計將來在教育 and 醫療方面——住屋就不用說了——在這3方面，有10萬名嬰兒將來在21歲時會來港，政府對於這些事宜有否長遠計劃？此外，如果他們未滿18歲，便要讓其父母來港照顧他們，政府又是否可以負擔這些沉重的開支呢？多謝主席。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首先，關於人口推算方面，預計有50%第二類嬰兒將會在21歲前返回香港居住，這個推算或估計是源自統計處曾經進行的6輪"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統計調查"，但這是很難作準的。

然而，不論如何，這些第二類嬰兒，不論是在香港的教育或其他方面的影響，以及我們的承受能力，正正是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需要做好後續的工作。因此，現時有關政策局亦被要求評估有關第二類嬰兒對本地各項服務的需求。當然，現時率先及最重要的，便是對於本地學位的需求，因為這問題已經呈現眼前。今年北區小一派位情況已趨緊張，估計當區已經欠缺過千個學位，而且明年問題似乎將會更加嚴峻，所以教育局現時已經密鑼緊鼓處理今年的小一派位問題，以及致力優化下一學年及往後的安排，以期在一個我們稱為合法和合理的情況下，既可以優先照顧北區本地學童的意願，亦可以應付跨境學童對學位的需求。

我可以告訴方議員，這問題是複雜和嚴峻的，但我們也會迎難而上，盡量透過各方面的方法來處理好這個問題。

**主席**：方剛議員。

**方剛議員**：司長，你剛才說了學校的問題，但你有否想一想，例如從現時至5年後的計劃呢？現時說會開設4間小學，在5年後是否要開14間呢？最低限度也讓我們看到有些估計。

加上公立醫院的使用率現在差不多已飽和到不得了，再過5年之後，這類"雙非嬰兒"或第二類的嬰兒會否使用醫院服務呢？那個使用率又會上升多少呢？我們現在可不可以應付呢？單是說未來這5年，我怕你已應付不來。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這些正正就是相關的政策局現在要進行的評估。

**主席：**今天我們共有17位議員提問，還有19位議員未能提問。本來政務司司長很樂意聆聽我們對施政報告安排的意見，但沒有一位議員提出這事項，或者……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們是否應該再次邀請司長前來？今天，未能提問的議員人數較可以提問的議員人數還要多。

**主席：**我相信在適當時間，我們會要求司長來……

**劉慧卿議員：**都要很快找到適當時間啊，主席。

**主席：**……我會與政務司司長討論。對施政報告未來的安排，我希望同事在其他渠道跟政府溝通。

我想問一問司長，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一事，你下一步是如何處理呢？

**政務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獲通過之後，在適當時候，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把有關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討論和通過。

**劉慧卿議員：**主席，司長最少要多來一趟，我們就是想問她這些問題，但沒有機會問。

**主席：**多謝政務司司長及其他官員出席這次特別會議。

(會議於下午4時0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3年4月17日